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連城壁外編
第六卷 受人欺無心落局 連鬼騙有故傾家

詩云：世間何物最堪仇，賭勝場中幾粒骰。

能變素封為乞丐，慣教平地起戈矛。

輸家既入迷魂陣，贏處還吞鈞命鉤。

安得人人陶土行，盡收博具付中流。

這首詩是見世人因賭博傾家者多，做來罪骰子的。骰子是無知之物，為甚麼罪他？不知這件東西雖是無知之物，卻像個妖孽一般。你若不去惹他，他不過是幾塊枯骨，六面鑽眼，極多不過三十六枚點數而已；你若被他一纏上了，這幾塊枯骨就是幾條冤魂，六面鑽眼就是六條鐵索，三十六枚點數就是三十六個天罡，把人捆縛住了，要你死就死，要你活就活，任有拔山舉鼎之力，不到烏江，他決不肯放你。

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，只要將好好的人家央他去送。起先要贏別人的錢。想不到輸了自家的本；後來要翻自家的本，不想又輸了別人的錢。輸家失利，贏家也未嘗得到，不知弄他何干？說話的，你差了。世上的錢財定有著落，不在這邊，就在那邊，你說兩邊都不得，難道被鬼攝去了不成？看官，自古道：「鷸蚌相持，漁翁得利。」那兩家賭到後來，你不肯歇，我不肯休，弄來弄去，少不得都歸到頭家手裡。所以賭博場上，輸的討愁煩，贏的空歡喜，看的賠工夫，剛剛只有頭家得利。

當初一人，有千金家事，只因好賭，弄得精窮。手頭只剩下十兩銀子，還要拿去做孤注。

偶從街上經過，見個道人賣仙方，是一口價，說十兩就要十兩，說五兩就要五兩，還少了就不肯賣。那方又是封著的，當面不許開，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。此人把面前的方一一看過，看到一封，上面寫著：賭錢不輸方，價銀拾兩。

此人大喜，思量道：「有了不輸方去賭，要千兩就千兩，要萬兩就萬兩，何惜這十兩價錢？」就盡腰間所有，買了此方，拿回去拆開一看，止得四個大字道：只是拈頭。

此人在駭，說被他騙了，要走轉去退。仔細想一想道：「話雖平常，卻是個至理。我就依著他行，且看如何應驗？」

從此以後，遇見人賭，就去拈頭。拈到後來，手頭有了些鈔，要自己下場，想到仙方的話，又熬住了。

拈了三年頭，熬了三年賭，家貲不覺掙起一半，才曉得那道人不是賣的仙方，是賣的道理。這些道理人人曉得，個個不肯行。此人若不去十兩銀子買，怎肯奉為著蔡？就如世上教人讀書，教人學好，總是教的道理。但是先生教學生就聽，朋友勸朋友就不聽，是甚麼原故？先生去東脩、朋友不去東脩故也。

話休絮煩，照方才這等說來，拈頭是極好的生意了；如今又有一人，為拈頭反拈去了一分人家，這又是甚麼原故？聽在下說來便知分曉。

嘉靖初年，蘇州有個百姓，叫做王小山。為人百伶百俐，真個是眉毛會說話，頭髮都空心的。

祖上遺下幾畝田地，數間住房，約有二三百金家業。他的生性再不喜將本覓利，只要白手求財。自小在色盆行裡走動，替頭家分分籌，記記帳，拈些小頭，一來學乖，二來餬口。

到後來人頭熟了，本事強了，漸漸的大弄起來。逼著好主兒，自己拿銀子放頭；遇著不尷尬的，先教付稍，後交籌馬，只有得趁，沒有得賠。久而久之，名聲大了，數百里內外好此道的，都來相投，竟做了個賭行經紀。

他又典了一所花園居住，有廳有堂，有台有榭，桌上擺些假骨董，壁上掛些歪書畫，一來裝體面，二來有要賭沒稍的，就作了銀子借他，一倍常得幾倍。

他又肯撒漫，家中僱個廚子當灶，安排的肴饌極是可口，拈十兩頭，定費六七兩供給，所以人都情願作成他。往來的都是鄉紳大老，公子王孫；論千論百家輸贏，小可的不敢進他門檻。常常有人勸他自己下場，或者扯他搭一分，他的主意拿得定定的，百風吹他不動，只是醒眼看醉人。

卻有一件不好，見了富家子弟，不論好賭不好賭，情願不情願，千方百計，定要扯他下場；下了場，又要串通慣家弄他一個，不輸個乾淨不放出門。他從三十歲起到五十歲，這二十年間送去的人家，若記起帳來，也做得一本百家姓。只是他趁的銀子大來大去，家計到此也還不上千金。

那時齊門外有個老者，也姓王，號繼軒，為人智巧不足，忠厚有餘。祖、父並無遺業，是他克勤克苦掙起一分人家。雖然只有二三千金事業，那些上萬的財主，反不如他從容。外無石崇、王愷之名，內有陶朱、猗頓之實。

他的田地都買在平鄉，高不愁旱，低不愁水；他的店面都置在市口，租收得重，稅納得輕；宅子在半村半郭之間，前有秫田，後有菜圃，開門七件事，件件不須錢買，取之宮中而有餘。

性子雖不十分慳吝，錢財上也沒得錯與人。田地是他逐畝置的，房屋的他逐間起的，樹木是他逐根種的，若有豪家勢宦要占他片瓦尺土，一草一木，他就要與你拼命。人知道他的便宜難討，也不去惹他。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放私債，不想昧心錢，不做欺公事，夫妻兩口逍遙自在，真是一對煙火神仙。

只是子嗣難得，將近五旬才生一子，因往天竺祈嗣而得，取名喚做竺生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聰穎可佳。將及垂髫，繼軒要送他上學，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，習於下流，特地請一蒙師在家訓讀，半步不放出門。教到十六七歲，文理粗通，就把先生辭了。他不想兒子上進，只求承守家業而已。

偶有一年，蘇州米糧甚賤，繼軒的租米不肯輕賣，聞得山東、河南一路年歲荒歉，客商販六陳去糶者，人人得利，繼軒就僱下船隻，把租米盡發下船，裝往北路糶賣。

臨行吩咐竺生道：「我去之後，你須要閉門謹守，不可閒行遊蕩，結交匪人，花費我的錢鈔。我回來查帳，若少了一文半分，你須要仔細！」竺生唯唯聽命。送父出門，終日在家靜坐。

忽一日生起病來，求醫無效，問卜少靈。母親道：「你這病想是拘束出來的，何不到外面走走，把精神血脈活動一活動，或者強如吃藥也不可。」竺生道：「我也想如此，只是我不曾出門得慣，東西南北都不知，萬一走出門去，尋不轉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母親道：「不妨，我叫表兄領你就是。」次日叫人到娘家，喚了姪兒朱慶生來。

慶生與竺生同年，只大得幾月，凡事懵懂，只有路頭還熟。

當日領了竺生，到虎丘山塘遊玩了一日，回來不覺精神健旺，竟不是出門時節的病容了。母親大喜，以後日逐教他出去躡躑。一日走到一個去處，經過一所園亭，只見：曲水繞門，遠山當戶。外有三折小橋，曲如之字；內有重密檻，碎若冰紋。假山高聳出牆頭，積雨生苔，畫出個秋色滿園關不住；芳樹參差圍屋角，因風散綺，弄得個春城無處不飛花。粉牆千堞白無痕，疑人凝寒雪洞；野水一泓青有翳，知為消夏荷夏。可稱天上蓬萊，真是人間福地。若非石崇之金谷，定為謝傅之東山。所喜者及肩之牆可窺，所苦者如海之門難入。

竺生看了，不覺動心駭目，對慶生道：「我們游了幾日名山，到不如這所花園有趣。外觀如此富麗，裡面不知怎麼樣精雅，可惜不能夠遍遊一遊。」慶生道：「這園畢竟是鄉宦人家的，定有上園丁看守，若把幾個銅錢送他，或者肯放進去也不可，但不知他住在那一間屋裡？」竺生道：「這大門是不門的，我們竟走進去，撞著人問他就是了。」兩人推開大門，沿著石子路走，走過幾轉迴廊，並不見個人影。行到一個池邊，只見許多金魚浮在水面，見人全不驚避。

兩人正看得好，忽有一人，頭戴一字紗巾，身穿醬色道袍，腳踏半舊紅鞋，手拿一把高麗紙扇，走到二人背後，咳嗽一聲。

二人回頭，嚇出一身冷汗。看見如此打扮，定不是園丁了，只說是鄉宦自己出來，怕他拿為賊論，又不敢向前施禮，又不敢轉身逃避，只得假相埋怨。

一個道：「都是你要進來看花。」一個道：「都是你要來看景致。」口裡說話，臉上紅一塊，白一條，看他好不難過。

這戴巾的從從容容道：「二位不須作意，我這小園是不禁人遊玩的，要看只管看，只是荒園沒有甚麼景致。」二人才放心道：「這等多謝老爺，小人們輕造寶園，得罪了。」戴巾的道：「我不是甚麼官長，不須如此稱呼。賤姓姓王，號小山，與兄們一樣，都是平民，請過來作揖。」二人走下來，深深唱了兩個喏，小山又請他坐下，問其姓名。慶生道：「晚生姓朱，賤名慶生；這是家表弟，姓王名竺生，是家姑夫王繼軒的兒子。」

看官，你說小山問他自己姓名，他為何說出姑夫名字？他說姑夫是個財主，提起他來，王小山自然敬重。卻也不差，果然只因拖了個尾聲，引出許多妙處。

原來小山有一本皮裡帳簿，凡蘇州城裡城外有碗飯吃的主兒，都記在上面，這王繼軒名字上，還圈著三個大圈的。當時聽見了這句話，就如他鄉遇了故知，病中見了情戚，顏色又和藹了幾分，眼睛更鮮明瞭一半。

就回他道：「小子姓王，兄也姓王，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。況且令尊又是久慕的，幸會幸會。」連忙喚茶來，三人吃了一杯。

只見小廝稟道：「裡面客人饑了，請阿爹去陪吃午飯。」

小山對著二人道：「有幾個敵友在裡邊，可好屈二兄進去，用些便飯。」二人道：「素味平生，怎好相擾。」立起身來就告別。

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：「這樣好客人，請也請不至，小子決不輕放的，不要客氣。」慶生此時腹中正有些饑了，午飯盡用得著，只是小山止扯竺生，再不來扯他，不好意思，只行先走。小山要放了竺生去扯他，只怕留了陪賓，反走了正客，自己拉了竺生往內竟走，叫小廝：「去扯那位小官人進來。」二人都被留入中堂。

只見裡面捧出許多噯飯，銀饅金箸，光怪陸離，擺列完了，小山道：「請眾位出來。」只見十來個客人一齊擁出，也有戴巾的，也有戴帽的，也有穿道袍而科頭的，也有戴巾帽、穿道袍而跣足的，不知甚麼緣故。

二人走下來要和他們施禮，眾人口裡說個「請了」，手也不拱，竟坐到桌上狂飲大嚼去了，二人好生沒趣。

小山道：「二兄快請過來，要用酒就用酒，要用飯就用飯，這個所在是斯文不得的。」二人也只得坐下，用了一兩杯酒，就討飯吃。把各樣菜蔬都嚐一嚐，竟不知是怎樣烹調的，這般有味。竺生平常吃的，不過是白水煮的肉，豆油煎的魚，飯鍋上蒸的鴨蛋，莫說口中不曾嘗過這樣的味，就是鼻子也不曾聞過這樣的香。

正吃到好處，不想被那些客人狼餐虎食，卻似風捲殘雲，一霎時剩下一桌空碗。吃完了，也不等茶漱口，把筷子亂丟，一齊都跑去了。

竺生思量道：「這些人好古怪，看他容貌又不像俗人，為何都這等粗鹵？我聞得讀書人都尚脫略，想來這些光景就叫脫略了。」二人擾了小山的飯，又要告辭。小山道：「請裡面去看他們呼盧，消消飯了奉送。」二人不知怎麼樣叫做呼盧，欲待問他，又怕妝村出醜。思量道：「口問不如眼問，進去看一看就曉得了。」跟著小山走進一亭子。

只見左右擺著兩張方桌，桌上放了骰盆。三四人一隊，在那邊擲色。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籤，長短不齊，大小不一，又有一個天平法馬搬來運去，再不見住。竺生道：「難道在此行令不成？我家請客，是一面吃酒一面行令的，他家又另是一樣規矩，吃完了酒方才行令。」正在猜疑之際，忽地左邊桌上二人相嚷起來，這個要竹籤，那個不肯與，爭爭鬧鬧，喊個不休。這邊不曾嚷得了，那邊一桌又有二人相罵起來，你射我爺，我錯你娘，氣勢洶洶，只要交手。

竺生對慶生道：「看這樣光景，畢竟要打得頭破血流才住，我和你甚麼要緊，在此耽驚受怕。」正想要走，誰知那兩個人鬧也鬧得凶，和也和得快，不上一刻，兩家依舊同盆擲色，相好如初；回看左桌二人，也是如此。

竺生道：「不信他們的度量這等寬宏，相打相罵，竟不要人和事。想當初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，就是這等的涵養。」看了一會，小山忽在眾人手中奪了幾根小籤，交與竺生。少頃，又奪幾根，交與慶生。一連幾次，二人共接了一二十根。捏便捏在手中，竟不知要他何用。又怕停一會還要吃酒，照竹籤算杯數，自家量淺，吃不得許多；要推辭不受，又恐不是，惹眾人笑，只得勉強收著。

看到將晚，眾人道：「不擲了，主人家算帳。」小山叫小廝取出算盤，將眾人面前的大小竹籤一數一算，算完了，寫一個帳道：某人輸若干，某人贏若干，頭家若干，小頭若干。寫完，念了一遍，回去取出一個拜匣，開出來都是銀子，分與眾人。到臨了各取一錠，付與竺生、慶生，將小籤仍收了去。

竺生大駭，扯慶生到旁邊道：「這是甚麼原故，莫非算計我們？」慶生道：「他若要我們的銀子，叫做算計；如今倒把銀子送與你我，料想不是甚麼歹意。只是也要問個明白，才好拿去。」就扯小山到背後道：「請問老伯，這銀子是把與我們做甚麼的？」

小山笑道：「原來二兄還不知道，這叫做拈頭。他們在我家賭錢，我是頭家。方才的竹籤，叫做籌馬，是記銀子數目。但凡贏了的，每次要送幾根與頭家，就如打抽豐一般，在旁邊看的，都要拈些小頭，這是白白送與二位的。以後不棄，常來走走，再沒有白過的。就是方才的酒飯，也都出在眾人身上，不必取諸囊中，落得常來吃些。二兄不來，又有別人來吃去。」二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多謝多謝。」

只見眾人一齊散去，竺生、慶生也別了小山回來，對母親一五一十說個不了。又取出兩錠銀子與母親看，不知母親如何歡喜，說他二人本事高強，騙了酒飯吃，又袖了銀子回來。慶生還爭功道：「都虧我說出姑夫，他方才如此敬重。」誰想母親聽罷，登時變下臉來，把銀子往地下一丟道：「好不爭氣的東西！那人與你一面不相識，為甚麼把酒飯請你，把銀子送你？你是吃鹽米大的，難道不曉得這個原故？我家銀子也取得幾千兩出來，那希罕這兩錠？從明日起，再不許出門！」對慶生道：「你將這銀子明日送去還他，說我們清白人家，不受這等醜贖之物，丟還了就來，連你也不可再去。」罵得兩人翻喜為愁，變笑成哭，把一天高興掃得精光。竺生沒趣，竟進房去睡了，慶生拾了兩錠銀子，怒著嘴皮而去。

看官，你說竺生的母親為何這等有見識，就曉得小山要誘賭，把銀子送去還他？要曉得他母親所疑的，全不是誘賭之事。

他只說要騙這兩個孩子做龍陽，把酒食甜他的口，銀子買他的心，如今世上的人，一百個之中，九十九個有這件毛病，那曉得王小山是南風裡面的魯男子。

偏是誘賭之事，當疑不疑，為甚麼不疑？他只道竺生是個孩子，東西南北都不知，那曉得賭錢擲色？不知這樁技藝不是生而知之，都是學而知之的；他又道賭場上要銀子才動得手，二人身邊驢銅沒有一釐，就是要賭，人也不肯搭他，不知世上別的生意都要現實，獨有這樁生意肯賒，空拳白手也都做得來的。他婦人家那裡曉得？

次日，竺生被母親拘住，出不得門。慶生獨自一個，依舊走到花園裡來。小山不見竺生，大覺沒興，問慶生道：「令表弟為何不來？」慶生把他母親不喜，不放出門之事，直言告稟，只是還銀子的話，不說出來。

小山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以後同令表弟到別處去，帶便再來走走。」慶生道：「自然。」說完了，小山依舊留他吃飯，依舊把些小頭與他，臨叮囑而去。

卻說竺生一連坐了幾日，舊病又發起來，哼哼唧唧，啼啼哭哭。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來的，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。

慶生走來看他，姑娘問道：「前日的銀子拿還他不曾？」

慶生道：「還他了。」姑娘道：「他說些甚麼？」慶生道：「他說不要就罷，也沒甚麼講。」姑娘又問道：「那人有多少年紀了？」慶生道：「五六十歲。」姑娘聽見這句話，半晌不言語，心上有些懊悔起來道：「五六十歲的老人家，那裡還做這等沒正經的事，倒是我疑錯了。」對慶生道：「你再領表弟出去走走，只不要到那花園裡去。就去也只是看看景致，不可吃他的東西，受他的錢鈔。」慶生道：「自然。」竺生得了這道赦書，病先好了一半，連忙同著慶生，竟到小山家去。小山接著，比前更喜十分。自此以後，教竺生坐在身邊，一面拈頭，一面學賭。

竺生原是聰明的人，不上三五日，都學會了。學得本事會時，腰間拈的小頭也有一二十兩。小山道：「你何不將這些做了本錢，也下場去試一試？」竺生道：「有理。」果然下場一試，卻也古怪，新出山的老虎偏會吃人，喝自己四五六，就是四五六，咒別人么二三，就是么二三，一連三日，贏了二百餘金。竺生恐怕拿銀子回去，母親要盤問，只得借個拜匣封鎖了，寄在小山家中，日日來賭。

賭到第四日，慶生見表弟贏錢，眼中出火，腰間有三十多兩小頭，也要下場試試，怎奈自己的聰明不如表弟，再學不上。

小山道：「你若要賭，何不與令表弟合了，他贏你也贏，坐收其利，何等不妙？」慶生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把銀子與竺生合了。

偏是這日風色不順，要紅沒有紅，要六沒有六，不上半日，二百三十餘兩輸得乾乾淨淨。竺生埋怨表兄沒利市，慶生埋怨表弟不用心，兩個袖手旁觀，好不心癢。

眾人道：「小王沒有稍，小山何不借些與他擲擲？」小山道：「銀子盡有，只要些當頭抵抵，只管貸出來。」眾人勸竺生把些東西權押一押。

竺生道：「我父親雖不在家，母親管得嚴緊，那裡取得東西出來？」眾人道：「呆子，那個要你回去取東西？只消把田地房產寫在紙上，暫抵一抵。若是贏了，兌還他銀子，原取出來；就是輸了，也不過放在他家，做個意思，待你日後自己當家，將銀取贖，難道把你田地房產抬了回來不成？」竺生聽了，豁然大悟，就討紙筆來寫。慶生道：「本大利大，有心寫契，多借幾百兩，好贏他們幾千兩回去。」竺生道：「自然。」小山叫小廝取出紙墨筆硯，竺生提起筆來正要寫，想一想，又放下道：「我常見人將產業當與我家，都要前寫坐落何處，後開四至分明，方才成得一張典契。我那些田地，從來不曾管業過，曉得坐落在何方，教我如何寫起？」眾人都道他說得有理，呆了半晌。那曉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裡冊籍，凡是他家的田地山塘，房產屋業，都在上面。不但畝數多寡，地方坐落，記得不差；連那原主的尊名，田鄰的大號，都登記得明明白白。

到此時隨口念來，如流似水。他說一句，竺生寫一句，只空了銀子數目，中人名字，待臨了填。

小山道：「你要當多少？」竺生道：「二百兩罷。」小山道：「多則一千，少則五百，二三百兩不好算帳。」慶生道：「這等就是五百兩罷。」竺生依他填了。

慶生對眾人道：「中人寫你們那一位？」小山道：「他們是同賭的人，不便作中，又且非親非戚，這個中人須要借重你。」

慶生道：「只怕家姑娘曉得，埋怨不便。」眾人道：「不過暫抵一時，那裡令姑娘曉得的田地？」慶生就著了花押。

小山收了，對竺生道：「銀子不消兌出來，省得收拾費力，你只管取籌馬賭，三五日結一次帳，贏了我替人兌還你，輸了我替你兌還人。」竺生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收了籌馬，依舊下常也有輸的時節，也有贏的時節，只是贏的都是小注，輸的都是大注，贏了十次，抵不得輸去一次的東西。

起先把銀子放在面前，輸去的時節也還有些肉疼；如今銀子成日不見面，弄來弄去都是些竹片，得來也不覺十分可喜，失去也不覺十分可惜。

慶生被前次輸怕了，再不敢去搭本，只管拈頭，到還把穩。

只是眾人也不似前番，沒有肥頭把他拈去。小山曉得他家事不濟，原不圖他，只因要他作中，故此把些小頭勾搭住他，不然早遣開去了。

竺生開頭一次寫契，心上還有些不安，面上帶些忸怩之色。

寫到後來，漸漸不覺察了，要田就是田，要地就是地，要房產就是房產。起先還是當與小山，小山應出來賭，多了中間一個轉折，還覺得不耐煩；到後面一發輸得直捷痛快了，竟寫契付與贏家，只是契後弔一筆道：待父天年，任憑管業。

寫到後來，約有一二十張。小山肚裡算一算道：「他的家事差不多了，不要放來生債。」便假正經起來，把眾人狠說一頓道：「他是有父兄的人，你們為何只管攔住他賭？他父親回來知道，萬一難為他起來，你們也過意不去。況且他父親苦掙一世，也多少留些與他受用受用，難道都送與你們不成？」眾人拱手謝罪，情願收拾排當竺生還捨不得丟手，被他說得詞嚴義正，也只是罷了，心上還感激他是個好人，肯留些與我受用。只說父親的產業還不止於此，那曉得連根都去了。

看官，假如他母親是好說話的，此時還好求救於母，乘父未歸，做個苦肉計，或者還退些田地來也不可；那曉得倒被前日那些峻厲之言，封住兒子的口。可見人家父母，嚴的也得一半，寬的也得一半，只要寬得有尺寸。

且說王繼軒裝米去賣，指望俏頭上一脫一便回，不想天不由人，折了許多本，還坐了许多時。

只因山東、河南米價太貴，引得湖廣、江南的客人個個裝糧食來賣。繼軒到時，只見米麥推積如山，真是出處不如聚處，只得把貨都發與鋪家，坐在行裡討帳。等等十朝，遲遲半月，再不得到手。又有幾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，要討起後客的米錢應還前客，所以准准耽擱半年。

身雖在外，心卻在家，思量兒子年幼，自小不曾離爺，我如今出門許久，難保得沒有些風吹草動。憂慮到此，銀子也等不得討完，丟些餘帳便走。

到了家中，把銀兩錢鈔，文銀帳目，細細一查，且喜得原封不動，才放了心。只是伺察兒子的舉止，大不似前。體態甚是輕佻，言語十分粗莽；吃酒吃飯，不等人齊，便先舉箸；見人見客，不論尊卑，一概拱手；無論嘻笑怒罵，動輒傷人父母；人以惡言相答，恬然不以為仇；總不知是那裡學來的樣子，幾時變成的氣質。

斷軒在外憂鬱太過，原帶些病根回來，此時見兒子一舉一動，看不上眼，教他如何不氣？火上添油，不覺成了膈氣之病。自古道：「瘋癆臟隔，閻羅王請的上客。」那有醫得好的？

一日重似一日，眼見得不濟事了。

臨危之際，叫竺生母子立在牀前，把一應文券帳目交付與他道：「這些田產銀兩，不是你公公遺下來的，也不是你父親做官做吏，論千論百抓來的，要曉得逐分逐釐、逐畝逐間從骨頭上磨出來的、血汗裡掙出來的。我死之後，每年的花利，料你母子二人吃用不完，可將餘剩的逐年置些生產，漸漸擴充大來，也不枉我掙下這些基業。縱不能夠擴充，也須要承守，餓死不可賣田，窮死不可典屋，一典賣動頭，就要成破竹之勢了。我如今雖死，精魂一時不散，還在這前後左右，看你幾年，你須要謹記我臨終之話。」說完，一口氣不來，可憐死了。

竺生母子號天痛哭，成服開喪。頭一個弔客就是王小山，其餘那些賭友，弔的弔，唁的唁，往往來來，絡繹不絕。小山又鬥眾人出分，前來祭奠，意思甚是慇懃。竺生之母起先只道丈人在日，不肯結交，死後無人瞅睬；如今看此光景，心下甚是喜歡。

及至七七已完，追薦事畢，只見有人來催竺生出喪，竺生回他年月不利，那人道：「趁此熱喪不舉，過後冷了，一發要選年擇日，耽擱工夫。」竺生與他附耳唧噥，說了許多私話。

那人又叫竺生領他到內室裡面走了一遍，東看西看，就如相風水的一般，不知甚麼原故。待他去後，母親盤問竺生，竺生把別話支吾過了。

又隔幾時，遇著秋收之際，全不見有租米上門。母親問竺生，竺生道：「今年年歲荒歉，顆粒無收。」母親道：「又不水，又不旱，怎麼會荒起來？」要竺生領去踏荒，竺生不肯。

一日自己叫家人僱了一隻小船，搖到一個莊上，種戶出來，問是那家宅眷，家人道：「我們的家主叫做王繼軒，如今亡過了，這就是我們的主母。」各戶道：「原來是舊田主，請裡面坐。」

竺生之母思量道：「田主便是田主，為何加個『舊』字，難道父親傳與兒子，也分個新舊不成？」走進他家，就說：「今歲雨水調勻，並非荒旱，你們的租米為何一粒不交？」種戶道：「你家田賣與別人，我的租米自然送到別人家去，為甚麼還送到你家來？」竺生之母大驚道：「我家又不少吃，又不少穿，為甚麼賣田？且問你是何人寫契？何人作中？這等胡說！」種戶道：「是你家大官寫契，朱家大官作中，親自領人來召佃的。」

竺生之母不解其故，盤問家人，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，大官出去賭博，將田地寫還賭債之事，一一說明。竺生之母方才大悟，渾身氣得冰冷，話也說不出來。停了一會，又叫家人領到別莊上去。

家人道：「娘娘不消去得，各處的莊頭都去盡了。莫說田地，就是身底下的房子也是別人的，前日來催大官出喪，他要自己搬進來住。如今只剩得娘娘和我們不曾有售主，其餘家堂香火都不姓王了。」說得竺生之母眼睛直豎，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就叫收拾回去。到得家中，把竺生扯至中堂，拿了一根竹片道：「瞞了我做得好事！」打不得兩三下，自己悶倒在地，口中鮮血直噴。

竺生和家人扶上了牀，醒來又暈去，暈去又醒來，如此三日，意與丈夫做伴去了。竺生哭了一場，依舊照前殯殮不提。

卻說這所住房原是寫與小山的，小山自知管業不便，賣與一個鄉紳。那鄉紳也不等出喪，竟著幾家人搬進來住。竺生存身不下，只得把二喪出了，交卸與他，可憐產業窠巢，一時蕩盡。還虧得父親在日，定下一頭親事，女家也是個財主，丈人見女婿身無道落，又不好悔親，只得招在家中，做了布袋。後來虧丈夫扶持，他自己也肯改過，雖不能恢復舊業，也還苟免饑寒。王竺生的結果，不過如此，沒有甚麼希奇。

卻說王小山以前趁的銀子來來去去，不曾做得人家，虧得王竺生這注橫財，方才置些實產。起先誘賭之時，原與眾人說過，他得一半，眾人分一半的。所以王竺生的家事共有三千，他除供給雜用之外，淨得一千五百兩。平空添了這些，手頭自然活動。

只是一件，銀子便得了一大注，生意也走了一大半。

為甚麼原故？遠近的人都說他數月之中，弄完了王竺生一分人家，又坑死他兩條性命，手也忒辣，心也忒狠，故此人都怕他起來。財主人家都把兒子關在家中，不放出來送命。

王小山門前車馬漸漸稀疏，到得一年之外，鬼也沒得上門了。他是熱鬧場中長大的，那裡冷靜得過？終日背著手踱進踱去，再不見有個人來。

一日立在門前，有個客人走過，衣裳甚是楚楚，後面跟著兩擔行李，一擔是隨身鋪蓋，一擔是四隻皮箱，皮箱比行李更重，卻像有銀子的一般。

那客人走到小山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「借問一聲，這邊有買貨的主人家，叫做王少山，住在那裡？」小山道：「問他何干？」客人道：「在下要買些綢緞布匹，聞得他為人信實，特來相投。」小山想一想道：「他問的姓名，與我的姓名只差得一筆，就冒認了也不為無因。況我一向買貨原是在行的，目下正冷淡不過，不如留他下來，趁些用錢，買買小菜也是好的。

上門生意，不要錯過。」便隨口答應道：「就是小弟。」客人道：「這等失敬了。」小山把他留進園中，揖畢坐下，少不得要問尊姓大號，貴處那裡。

客人道：「在下姓田，一向無號，雖住在四川重慶府豐都縣，祖籍也原是蘇州。」小山道：「這等是鄉親了。」說過一會閒話，就擺下酒來接風。

吃到半中間，叫小廝拿色盆來行令，等了半日，再不見拿來。小山問甚麼原故，小廝道：「一向用不著，不知丟在那個壁角頭，再尋不出。」小山罵道：「沒用奴才，還喜得是吃酒行令，若還正經事要用，也罷了不成？」客人道：「主人家不須著惱，我拜匣裡有一個，取出來用就是。」說完，就將拜匣開了，取出一付骰子，一個色盆。

小山接來一看，那骰子用得熟熟滑滑、稜角都沒有的。色盆外面有黃蠟裹著，花梨架子嵌著，擲來是不響的。小山大驚道：「老客帶這傢伙隨身，莫非平日也好呼盧麼？」客人道：「生平以此為命，豈特好而已哉！」小山道：「這等待我約幾個朋友，與老客擲擲何如？」客人道：「在下有三不賭。」

小山問那三不賭，客人道：「論錢論兩不賭，略贏便歇不賭，遇貧賤下流不賭。」小山道：「這等不難，待我約幾位鄉紳大老，把注馬放大些，賭到二三千金，結一次帳就是了。」客人道：「這便使得。」小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借稍看一看，是甚麼銀水，待我好教他們照樣帶來。」客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就叫家人把四隻皮箱一齊綴出，揭去綿紙封，開了青銅鎖，把箱蓋欣開。小山一看，只見：

銀光閃爍，寶色陸離。大錠如缸，只只無人橫野渡；彎形似月，溶溶如水映長天。面上無絲不到頭，細如蛛網；腳根有眼皆通腹，密若蜂巢。將來佈滿池園，盡可購成福地；若使壘為阿堵，也堪圍住行人。

小山道：「這樣銀水有甚麼說得，請收了罷。」客人道：「這外面冷靜，我不放心，你不如點一點數目，替我收在裡面去。輸了便替我兌還人，贏了便替我買貨。」小山道：「使得。」

客人道：「我的銀子都是五兩一錠，沒有兩樣的，拿天平來兌就是。」小山道：「這樣大錠，自然有五兩，不消兌得，只數錠數就是了。」一五一十，數完了一箱，齊頭是二百錠，共銀一千兩，其餘三箱，總是一樣，合成四千兩之數。

小山看完，依舊替他鎖好，自己寫了封皮，封得牢牢固固，教小廝掇了進去。當晚一家歡喜，小山夢裡也笑醒來，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。

到次日，等不得梳頭，就往各鄉紳家去道：「我家又有一個好主兒上門，請列位去贏他幾千兩用用。」各鄉紳道：「只怕沒有第二個王竺生了。」小山道：「我也不知他的家事比王竺生何如，只是賒、現二字，也就有天淵之隔了。」各鄉紳聽見，喜之不勝，一齊吩咐打轎，竟到小山家來。小山請客人出來見畢，吃了些點心，就下場賭。

眾人與小山又是串通的，起先故意輸與客人，當日客人贏了六、七百兩，次日又贏了二、三百兩。到第三日，大家換過手法，接連贏了轉來，每兩。

賭到十日之外，小山道：「如今該結帳了。」就將籌馬一數，帳簿一結，算盤一打，客人共輸四千五百兩。小山道：「除了箱內之物，還欠五百兩零頭，請兌出來再賭。」客人道：「帶來的本錢只有這些，求你供我千把，我若贏得轉來，加利奉還；若再輸了，總寫一票，回去取來就是。」小山道：「我與你並不相識，知道你是何等之人？你若不還，我那裡來尋你？」

這個使不得。大家收拾排場，不消再賭。五百兩的零頭，是要找出來的，不要大模大樣。他們做鄉宦的眼睛，認不得你甚麼財主，若不稱出來，送官送府，不像體面。」客人道：「你曉得我只有這些稍，都交與你了。如今回去的盤費尚且沒有，教我把甚麼還他？」小山變下臉來，走進房裡，將行李一檢，又把兩個家人身上一搜，果然半個錢也沒有。只得逼他寫一張欠票，約至三月後，一並送還，明曉得沒處討的，不過是個拖繩放的方法。

眾人教小山拿銀子出來分散，小山肚裡是有毛病的，原與眾人說開，照王竺生故事，自己得一半，眾人分一半的，如今客人在面前，不好分得。只得對眾人道：「今日且請回，待明早送客人去了，大家來取就是。」眾人道：「這等要你出名，寫幾張欠票，明日好照票來支。」小山道：「使得。」提起筆來竟寫，也有論千的，也有論百的，眾人捏了票子，都回去了。

小山當晚免不得辦個豆腐東道，與客人餞行。客人道：「在下生平再不失信，你到三個月後，還約眾人等我，我不但送銀子來

還，還要帶些翻本。」小山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吃完了酒，又問客人討了那四把鑰匙過來，才打發他睡。

到次日送得出門，眾鄉紳一齊到了。小山忙喚小廝掇皮箱出來，一面取天平伺候。只見一個小廝把四隻皮箱疊做一撞，兩隻手捧了出來，全不吃力。

小山驚問道：「這四隻箱子有二百六七十斤重，怎麼一次就掇了出來？」小廝道：「便是這等古怪，前日掇進去是極重的，如今都屁輕了。不知甚麼原故？」小山吃了一驚，逐只把封皮驗過，都不曾動，忙取鑰匙開看，每箱原是二百錠，一錠也不少，才放了心。

就把天平上一邊放了法馬，一邊取銀子來兌。拈一錠上來，果然是屁輕的，仔細一看，你道是甚麼東西？有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：

硬紙一層作骨，外糊錫箔如銀。原來面上細絲紋，都是盜痕板櫻看去自應五兩，稱來不上三分。下爐一試假和真，變做蝴蝶滿空飛盡。原來都是些紙錠。小山把眼睛定了一會，對眾人道：「不好了，青天白日被鬼騙了，這四皮箱都是紙錠，要他何用？」

眾人都去取看，果然不差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也不做聲。

小山想了一會道：「怪道他說姓田，田字乃鬼字的頭；又說在豐都縣住，豐都乃出鬼的所在，詳來一些不差。只有原籍蘇州的話沒有道落。是便是了，我和他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為甚麼裝這個圈套來弄我？」把紙錠捏了又看，中間隱隱躍躍卻像有行小字一般，拿到日頭底下仔細一認，果然有印板印的七個字道：

不孝男王竺生奉。

小山看了，嚇得寒毛直豎，手腳亂抖，對眾人道：「原原原來是王竺生的父親怪我去弄他的家事，變做人來報仇的。這等看來，又合著原籍蘇州的話了。」小山只說眾人都是共事的，一齊遇了鬼，大家都要害怕。那裡曉得鄉紳裡面有個不信鬼的，大喝一聲道：「老王，你把客人的銀子獨自一個藏了，故意鬼頭鬼腦弄這樣把戲來騙人。世上那有鬼會賭錢的？他要報仇，怕扯你不到閻王面前去，要這等斯斯文文來和你頑耍？好好拿銀子出來，不要胡說！」

眾人起先都在驚疑之際，聽了這番正論，就一唱百和起來道：「正是，你把好好的人打發去了，如今說這樣鬼話。就真正是鬼，也留他在這邊，我們自會問鬼討帳，那個教你會了下來？這票上的字，若是鬼寫的就罷了；若是人寫的，不怕他少我們一釐！」小山被眾人說得有口難分，又且寡不敵眾，再向前分割幾句，被眾人一頓「光棍奴才」。

教家人一齊動手，打了一頓，將索子鎖住，只要送官。

小山跪下討饒道：「列位老爺請回，待小人一一賠還就是。」

眾人道：「要還就還，這個帳是冷不得的，任你田產屋業我們都要，只不許抬價。」小山思量道：「我這雞蛋怎麼對得石子過？」若還到官，官府自然有他體面；況且票上又不曾寫出「賭錢」二字，怎麼賴得？刑罰要受，監牢要坐，銀子依舊要賠，也是我數該如此，不如寫還了罷。」就喚小廝取出紙筆，照王竺生當日的寫法，一掃千張，不完不住。只消半日工夫，把賭場上騙來的產業與祖父遺下的田地，盡銅鑄鐘，送得乾乾淨淨，連花園也住不成，依舊退還原主去了。

文書匣內剛剛留得一張欠票，做個海底遺珠，展開一看，原來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兩賭債，約至三月後送還的。

小山看了，又怕起來道：「他臨去之時，曾說生平再不失信，倘若三月後果然又來，如何了得？」只得叫幾個道士打了三日醮，將四皮箱紙錠連欠票一齊燒還，只求免來下顧。虧這一番懺悔，又活了三年才死。

那些贏錢去的鄉紳，夜夜做夢，說田客人要來翻本，疑心成病，不上三年，也都陸續死盡。可見賭博一事，是極不好的。不但贏來的錢鈔做不得人家；就是送去了人家，也損於陰德。

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小山在陽間趁錢，多少王繼軒在陰間歎氣。他雖未必個個到陽間來尋你，只怕你終有一日到陰間去就他。若閻羅王也是開賭場的便好，萬一不好此道，這場官司就要輸與原告了。

奉勸世人，三十六行的生意樁樁做得，只除了這項錢財，不趁也好。